

苦爱

著者/ [爱尔兰] 伏尼契

译者/ 徐晓雯

漓江出版社

《牛虻》姐妹篇



苦爱

著者/（爱尔兰）伏尼契

译者/ 徐晓雯

漓江出版社

苦 爱

〔爱尔兰〕伏尼契 著

徐晓雯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125 插页 2 字数 179,000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5407-2161-8/I·1327

定价: 1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内容简介

无私的爱，坚贞的情，本书充满高尚的情调。

幼稚、刻板的奥莉芙是一位典型的英国女性，她舍弃优裕的生活，长期在贫困的乡间从事医疗护理工作。当她的男友——俄国民粹主义者达马罗夫在狱中悲惨死亡之后，她经历了痛苦、绝望的心路历程。卡罗尔大夫的悉心照料使她变得健康、成熟与宽容起来。艰苦的斗争和沉重的压力促使他们患难与共，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本书是《牛虻》作者伏尼契的第三部小说，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女主人公卓尔不群的个性、细腻丰富的感情世界使这部小说具有独特的魅力。

组稿编辑：莫雅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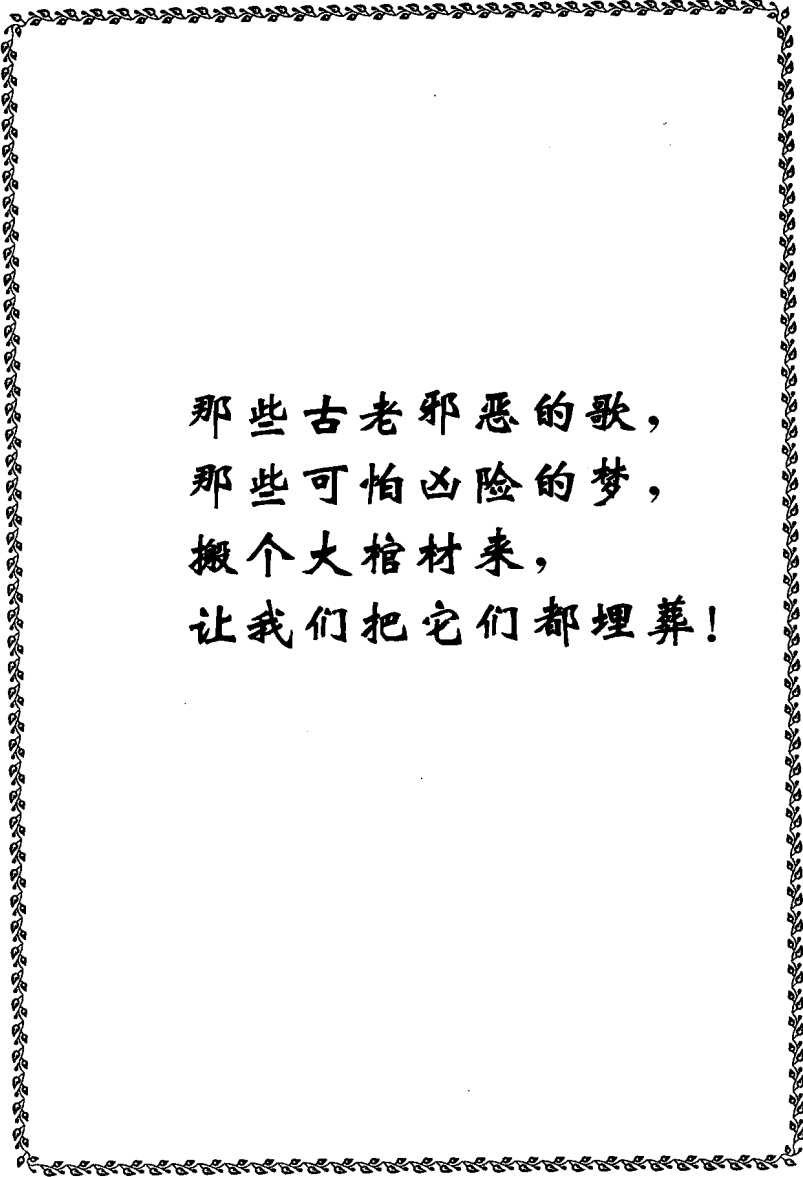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李海鸣

刘哲双

封面设计：汤小胤



艾·丽·伏尼契



那些古老邪恶的歌，
那些可怕凶险的梦，
搬个大棺材来，
让我们把它们都埋葬！

目 录

《苦爱》译本序	徐晓雯 (5)
---------------	-----------

第一部

第一章	(13)
第二章	(28)
第三章	(39)
第四章	(50)
第五章	(67)
第六章	(82)
第七章	(97)
第八章	(107)
第九章	(121)

第二部

第一章	(143)
第二章	(153)
第三章	(165)

4 艾·丽·伏尼契

第四章	(179)
第五章	(189)
第六章	(204)
第七章	(214)

《苦爱》译本序

徐晓雯

中国的读者对艾·丽·伏尼契并不陌生。她的名作《牛虻》曾激励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年。这部出版于1897年的小说，问世之初即轰动英国文坛，不到四年便重印八次，之后又被译成多国文字。岁月流逝，由于特定的政治因素，这本书及其作者在英国已鲜为人知，但在前苏联及东欧几个国家却始终家喻户晓，在中国就更为热火了。1955年苏联根据此书改编拍摄了一部同名电影，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还为之谱写了配乐。影片曾在中国上映，译者年幼时随父母看过，犹记那时虽尚不知愁为何物，然亦能隐约感受片中那不能言的痛苦、不能解的隐情、不能弃的高贵和不能化的无奈。能教一稚嫩女童感受若此，苏联电影工作者固然是出手不凡的了，而伏尼契夫人的妙笔慧心则更是功不可没。

伏尼契夫人出生在爱尔兰，未出阁前姓蒲尔，父亲乔治·蒲尔是著名的数学家，逻辑代数学的开拓者，母亲玛丽·埃佛勒斯·蒲尔是早期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她先后在爱尔兰和德国受过教育，后又旅居俄国。1891年，她嫁

给了曾因参加民族起义而被流放至西伯利亚、后来辗转来到英国的波兰流亡者威尔弗雷德·米哈依·伏尼契（这是他归化英国后所用的名字）。夫妇两人的经历在伏尼契夫人所有的小说中都有所反映。1916年，伏尼契夫妇移居美国。1960年，艾·丽·伏尼契病逝于纽约。

《苦爱》是她的第三部小说，出版于1904年。这部书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书中所写人物事件皆与作者本人及其亲朋好友的经历有极相似的地方，但细究起来，又不乏演义之处；不过，深一步讲，恰是这演义之处折射了作者不欲昭示的内心世界。所以，不妨称之为不是自传的心灵自传。读过此书，再回头品味《牛虻》，想来必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该书分为两部，记叙了英国女护士奥莉芙·莱瑟姆人生途中的重大转折。第一部写奥莉芙与俄国民粹主义者弗拉基米尔·达马罗夫相爱，得悉他病重便立刻赶赴俄国与他相守。在俄国，她目睹许多残酷落后的现实，心情抑郁。达马罗夫病危时被沙俄宪兵强行拖走，奥莉芙与达马罗夫的朋友、波兰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卡罗尔·斯莱文斯基大夫四处奔走求告却毫无结果。达马罗夫终于病死狱中，被当局草草掩埋。奥莉芙精神受到刺激，多亏卡罗尔的悉心照顾才平安返回英国。第二部写奥莉芙回到英国后，无法平复心灵的创伤，渐渐与家人旧友疏远，甚至产生可怕的幻觉，濒临疯狂的边缘，这时卡罗尔身份暴露，被迫离开俄国流亡至英国。在他体贴入微的关心下，奥莉芙恢复了身心健康，并成为卡罗尔工作中的得力助手。卡罗尔曾受过沙俄当局的迫害，后又积劳成疾，得了严重的脊髓病，随时都有瘫痪的可能。他强忍剧痛，对奥莉芙隐瞒了真相，也只字不提自己对她的款款

深情。卡罗尔因公务再度秘密回到俄国，出境途经奥地利时被俄国士兵开枪打伤。获悉真相的奥莉芙闻讯马上赶去照顾，后来又邀他回家中静养。卡罗尔枪伤渐愈，旧疾也得到了缓解。经过种种误解、猜测、躲避和压抑之后，这一对志同道合的有情人终于走到一起。

书中女主人公奥莉芙·莱瑟姆是作者塑造的几个最丰满的人物之一，恐怕这与作者本人的人生感悟不无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奥莉芙俨然是伏尼契夫人的化身，她从稚嫩到成熟、从刻板到宽容的成长历程正是作者本人回首当年所看到的轨迹；而作者在刻画这个自我的影像时，并没有因求高大而忽略了真实，相反，正是为求真实而直言不讳。奥莉芙未经苦难时是一个典型的英国中产阶级女子，冷静、沉着，但未免缺少将心比心的热情和想像力，所以她虽然很富有同情心，有时却会因为职业化的冷漠而刺伤别人。例如，父亲艾尔弗雷德向她暗示自己生活的不幸，她却只想到他可能是消化不良，竟将胃酶药片放在他餐盘旁；迪克苦恋她并委婉地向她示爱，她却认为他语无伦次全是因为疲劳过度的缘故。读者看到这些，不禁会莞尔一笑，并由此更觉这个人物可亲可信。后来奥莉芙甫遭苦丧，在人生的两极摇摆不定，内心深处矛盾不堪，体味了人类最大的痛苦——绝望的痛苦。书中的这一段描写是很真切动人的，而奥莉芙在沉重的精神打击下所做出的种种反应又让读者在为其掬一捧同情之泪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折服于伏尼契夫人对生活具体而深刻的把握。当奥莉芙从崩溃的边缘挣扎爬回，重新以真正的同情态度投入到生活中时，读者仿佛看到了一只涅槃更生的凤凰。

作为一个左派艺术家，伏尼契夫人不仅成功地以同

情笔法描写了革命及革命者,而且还深刻地挖掘了人性的内涵,对20世纪初人类自身的危机做了隐喻式的揭露,戏剧化地描写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画龙点睛地指出人类彼此沟通的困难和沟通的必要。实际上,对人性的关注始终是伏尼契夫人创作的主旨。在《牛虻》中,亚瑟与琼玛、蒙泰尼里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曾令多少人掩卷沉思啊。在《苦爱》中,作者则于平白处见功底,描写了常人常情。寻常而平凡的往往是普遍而永恒的,我想,读者在读这一部自传体小说时自会慢慢咀嚼出个中滋味。书中既有不被理解者的悲哀与痛苦,也有得遇知己时的欣慰与狂喜。艾尔弗雷德与妻子志趣相异,在给女儿取名时显然各怀心思,形同陌路;达马罗夫从事的政治活动最初不能被奥莉芙理解,两人虽然相爱,却都因不能逾越的鸿沟而暗感伤心;而卡罗尔对奥莉芙知根知底,在她最虚弱的时候给了她最强有力的支持;当他和奥莉芙之间最后一点误会冰释之后,奥莉芙终于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达马罗夫曾在童话中讲到的明日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所表达的对女性的观点。伏尼契夫人早年丧父,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所以不可能不受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尽管《苦爱》成书于维多利亚时代刚刚结束的1904年,但其中表现出的男女平等意识却是相当强烈的。女主人公出身富有人家,却执意做一名职业妇女独立谋生,不肯只做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附庸,更不肯出于感情而放弃自己的是非观点。与她形成对比的是母亲玛丽和妹妹詹妮,还有达马罗夫的姑妈索尼亚。玛丽和詹妮集女性娇弱柔媚之大全,是需要男人怜惜的香玉。然而,对于怜惜她们的男人来说,她们是自私的;对于她们自己来说,她们失去了自我完整的价值,甘心沉溺

于窄小的天地，做家中的装饰。艾尔弗雷德为了怜惜玛丽，放弃了雄心宏愿，换来的却是夫妇两人貌合神离；詹妮身后追随着一长串自负的年轻人，她最终却发现智慧的头脑、善良的品质才是择偶的最佳标准。俄国的索尼娅则更是对维多利亚时代淑女形象的反讽。这位终身未嫁的老太太虽然好心热情，却是一位习俗的奴隶，见到未婚男女单独出门便觉得十分不妥，遇上意外就只知泪水涟涟，大惊小怪，叫人又好气又好笑。固然，伏尼契夫人在描写这三位女性时用了漫画式的夸张手笔，旨在对比衬托奥莉芙的可爱真纯，但其指向维多利亚时代旧女性的矛头却是很明显的。与旧传统要求的温良恭俭让背道而驰的是奥莉芙明确的自我意识，她从小便要自做主张；她也绝不臣服于社会规定给女性的花瓶角色，她不爱打扮，更注意精神的独立；她不是动辄就乱了分寸的弱者，而是在男性世界中行走自如的、不容忽视的个人。她自信、体贴、坚强、独立，豪情不让须眉，却依旧温柔可爱。她是一个现代的女性。伏尼契夫人早在1904年就褒扬这些新的女性品质，不可谓没有远见。

伏尼契夫人对俄国和波兰文学知之甚深，更兼对英国的历史文化了如指掌，所以其作品颇见文化底蕴。译者才浅笔拙，不能传其神韵处，就只好学翻译前辈的旧法子，一一加以小注，但愿能教读者领略一二足矣。伏尼契夫人的文笔也是很有特色的，从她对人物的塑造中可以看出英国小说的传统的延续；而其写景喻情的手法则独具女作家特有的细腻准确，给人印象深刻。例如圣彼得堡的阴暗和石南桥镇的明媚，经她寥寥几笔便跃然纸上。她运用象征手法也是很得体的，例如奥莉芙在河中城堡外徘徊时见到的那一对“狼眼”灯，既是真实的，又是象征

的，沙俄当局的残酷冷漠在那从不眨动的灯光中可见一斑。有时伏尼契夫人的词句又像是无韵的诗，这或许得益于她对诗歌和音乐的嗜好吧，可惜译者颇愚，尤不通音律，未免愧对原作。此外，译者虽竭力尽心，三改译稿，只怕仍有不尽人意之处，倘读者觅得错漏之句，还望宽宥之余，不吝赐教。

1996年5月 北京

第一部

